

# 流浪青年张仁杰救助一百多名流浪者

本报记者 张冯焱 文 李焱 图

## 核心提示

12岁,他辍学流浪街头;15岁,他受人资助学习武术;21岁,他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然而不久,他再次走到流浪人员当中,为他们送饭送衣,看病买药,花光了4万元积蓄,他又创办网站,把流浪人员的生活反映在网上,为他们寻求资助,共有近200名流浪人员在他的直接帮助下重返家园,过上了正常生活。而他,仍租住在北京一间只有两平方米、四面连窗户都没有的民房里。他就是年仅24岁的青年张仁杰。

## 一个12岁男孩的流浪

春节前夕,记者见到了专程从北京赶到郑州,看望被他资助后生活在郑州市康达能力训练中心的四胞胎孩子。张仁杰长着四方脸、大眼睛,很精神也很帅气,用不干胶纸贴着“感恩中国”字样的两个大包和一部相机压在他的背上和脖子上,使他略显疲惫。张仁杰说,对于郑州,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因为少年时期,他曾在这里流浪。

张仁杰的家在安徽六安农村,妹妹9岁时得了白血病,家里借了很多钱也没能留住妹妹。妹妹去世后,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12岁的张仁杰辍学随一个亲戚到河南谋生。先在新密挖煤,又到荥阳的一个砖厂烧砖,后来到郑州捡垃圾。

一天,张仁杰在布厂街捡垃圾时,一对老年夫妇掏出一百块钱塞到他手里,并送给他一套中学课本。张仁杰一直把这套书带在身边,累了就靠在路边读书,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盼望靠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立足。15岁那年,在这对老夫妇的资助下,张仁杰到登封学习武术整整6年,张仁杰尊称他们为“养父母”。“现在,养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如果他们在天有灵知道我在帮助别人,一定会欣慰的。”张仁杰说。

## 一个网站承载无数悲欢

2004年12月,张仁杰从武术学校毕业后到了北京,他最初的愿望是能够养活自己,有稳定的生活。他在一家健身俱乐部谋到一个武



张仁杰和一位老人在一起。

木教练的工作,还做兼职翻译,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

然而,他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乱了。深夜下班的路上,张仁杰不由自主就会拐到立交桥下、铁路旁,或者烂尾楼里,因为那里常有乞讨者在栖身。一天,张仁杰发现一个四肢严重畸形、无法站立的“小乞丐”王雪萍。因为先天残疾,被父母遗弃,三个好心的老汉收养她。听说治病需要20万元,70多岁的大伯把她放在安了轮子的木板上,用绳子拉着她沿街乞讨,筹集治疗费。张仁杰这时已经拿不出钱,他攒下的4万元积蓄都给流浪者看病买饭全都花完了。他只好把王雪萍的事反映到媒体,但一直没有救助的消息。屡屡碰壁后,张仁杰想自己建一个网站,反映乞丐们的生活,希望有热心的

人帮助他们救助。张仁杰退掉租住的单元房,在海淀区一亩园租到一间只有两平方米的民房,每月租金50元。花300块钱在旧货市场买来一台电脑,又买了一部二手数码相机,网站建立了,张仁杰取名“感恩中国”。

后来,张仁杰连工作也辞了,只做些家教维持生活。他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街上,拍摄乞丐们的生活,整理后发在网上。通过“感恩中国”的介绍,一家基金会为王雪萍提供了手术费用。再过一段时间,王雪萍就能下地走路了。

## 一个7岁女孩的陨落

2005年的秋天,张仁杰见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在路边乞讨,小女儿只有一岁,在母亲怀里沉睡,地上躺着一个大点儿的女儿,脸色发紫,张仁杰问:“孩子是饿了还是太冷?”这位母亲说,大女儿叫杨丹,7岁,患先天性心脏病,家里拿不出两万块钱的手术费,从河南民权县来北京,想讨够了钱给孩子治病。

路边一个摆摊的妇女告诉张仁杰,这一家是骗子,千万不要管他们。张仁杰悄悄跟着来到他们住的地方,杨丹一家就睡在铁路边的地上,深夜,小杨丹冻得直哭,她的爸爸就拉着她的小手来回慢慢地走,说这样能暖和一点,稍微走快两步,杨丹就会呼吸剧烈,因为杨丹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为了拍到最真实的照片,张仁杰把自己的被褥搬来,和他们一起睡在地上。

在他们同住的一个月时间里,张仁杰跑了好多慈善机构,都没有找到愿意帮助小杨丹的。一天早上,小杨丹的病发作了,浑身颤抖,呼吸困难,可就在呼吸最困难的时候,小杨丹的嘴里竟然清楚地吐出几个字:“张叔叔救救我。”稍微恢复一点,小杨丹拿出几张一毛钱的钞票央求张仁杰带她去医院,面对小杨丹那青紫色的小脸,张仁杰哭了。

天气越来越冷,小杨丹的病越来越重,张

仁杰把他们一家送上了返回河南的火车,让他们回家等候消息。

20多天,也就是2005年12月23日,终于有一家基金会同意帮助杨丹。张仁杰兴奋地拨通杨丹姥爷家的电话,传来的却是令他心碎的消息:就在头天晚上,小杨丹心脏病发作死了。临死前,杨丹嘴里还说着:张叔叔快来救我!

讲完这段往事,张仁杰说,这次来河南,就是带着这个未了的心结,他要到民权县林七乡小杨家庄小杨丹的坟上去看看,告诉小杨丹:“张叔叔忘不了你,如果早一天筹集到钱,你的病一定治好了,一定长高了,长胖了……”

独特的拍摄视角、凄美的画面、饱含感情的文字描述,因为这些照片,张仁杰被评为CCTV《影响2006年度新闻图片特别奖》,在中央电视台领奖的当晚,张仁杰在网站上写到:我不需要荣誉,尊重生命,爱护生命,这是最重的荣誉,如果给我选择,我只选择尊重生命!

## 一个老人的回家路

2005年12月5日晚上,天气寒冷,张仁杰见到一个七八十岁的流浪老太太。张仁杰带老人来到一家小饭馆,几位食客纷纷捂着鼻子离去,在这些鄙夷的目光中,张仁杰为老人要了一碗面条。吃完饭,老人说脚疼,帮老人脱下鞋,张仁杰惊呆了,老人的脚用塑料袋包着,没有袜子,十个脚趾冻得快掉光了,露着骨头,流着浓液,张仁杰把自己的袜子脱下来给老人穿上。老人说:“大孙子,我想家,你快送我回家。”可是老人时常神志不清,说不出家在哪里。张仁杰联系了两个月才了解到齐齐哈尔市有个叫于雅珍的老人走失4年多,可能是这个老人。

张仁杰把老人送回齐齐哈尔。安置好老人,张仁杰要走了,这时,于雅珍老人突然扒开亲友,紧紧地抓住张仁杰大哭:“大孙子,我不让你走,我想你呀……”

告别于雅珍老人,张仁杰又回到了北京那间不足两平方米的小屋,小屋分为两层,下层是他的办公室,摆放着一台电脑,上层搭着一块木板,是他睡觉的地方。就在这间斗室,张仁杰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给生病的流浪者送药,有时给即将手术的孩子送去医疗费。无论路多远,他都舍不得坐公交,总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气喘吁吁地前行,深夜里伏在电脑前整理文字和图片。

就是这些流浪的人和事,倾注了张仁杰全部的心血,张仁杰说,他的网站不接受捐助,只提供内容和图片,所有捐款都直接提供给捐助者。他希望整个社会都能留住那份本该有的爱心。这就是“感恩中国”网站。

## 对话张仁杰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流浪者这个群体?

张仁杰:曾经有人指责我,那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你应该先救助他们,因为他们可以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可我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流浪者大多因为疾病陷入困境,随时面临冻死、病死、饿死,而作为身体健康的大学生,只要精神不垮,完全可以养活自己。

记者:你救助的底线是什么?

张仁杰:“救急不救穷”,贫穷不是理由,一个人的出路要靠自己拼搏,我只救助遇到“急、难、病”的人,把他们从绝境中拉出来后,就鼓励他们独立生活,而绝不能靠资助过不劳而获的日子。

记者:你怎么看待乞丐这个群体?怎么能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绝对真实呢?

张仁杰: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些乞丐是骗子,我通过长时间的跟踪,甚至相处,和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一位从贵州来的母亲带着重病的女儿到北京乞讨治病,经过救助,女儿的病治好了,临走前,几位好心人又给她捐了几千块钱,可这位母亲只收下150块钱说:“这就够回家路费了。”还有一位大哥是泰山上的挑山工,因事故失去一只手臂,人家挑货,他只能背货,背一罐煤气上山,挣18块钱,来北京治好病后,好心人给他找了一份轻杂的工作,他谢绝了,又回到泰山背货。这样的乞丐,我不仅没有鄙夷,反倒充满尊重。

我反对职业乞丐,反对以乞讨为生,但绝大多数乞丐都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我希望大家把穿过的衣服、不用的物品送给他们,也许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有人说,最打动人的是你的图片和文字,因为你的这些作品很美,美得近乎惨烈。

张仁杰:我只是把看到的全部和我感情的全部都写进去,每次写作过程,我都像疯了一样,那篇关于杨丹的报道完成后,我几乎崩溃了,整整半个月都不能自拔。

记者:你对网站有什么打算?

张仁杰:我已经7年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了,除夕夜,我给父母打电话,我妈妈了,我说,妈妈,咱们家虽然不富裕,但毕竟你和我爸身体还好,生活还过得去,就让儿子在外面多干些事。我的打算是,能帮一个是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我,我的压力非常大,靠我个人的力量太微弱,我希望靠政府的关注建立起制度,同时希望大家多些关爱,尤其对老人和孩子。如果将来我的网站没有影响力了,那我就干点别的,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养活自己,赡养父母。

# 登封民间武社的豪侠传奇与复兴之困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文/图

## 核心提示

社,是传统节庆日子里登封人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在村与村之间交流巡演的民间文艺活动的统称,有文社、武社之分。在中原大地普遍流行的旱船、高跷、小黑驴等表演形式被称为文社,其他地方虽然也有舞狮、舞龙等武社项目,但登封武社表演的,更多的是少林寺流出来的拳术、器械套路及其对练,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登封武社。



表演完毕后,老拳师和孩子们规规矩矩地让记者给他们留个全家福。

2007年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午,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初级中学宽阔的操场上,几十名身手矫健的民间拳师秀身如猫、抖身如虎,把一套套少林拳术和器械舞成一片片刀光拳影,惹得围观的上千名当地群众和中学生齐声叫好。而在一旁护场的另外几十名拳师,或高举刀枪棍棒、摇动五彩旌旗,或擂起牛皮大鼓、敲起圆盘大锣,为拳师们的精彩表演呐喊助威,使人恍惚置身于某部武侠电影的镜头之中。这场景,就是元宵节期间登封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武社的精彩一幕。

登封是少林武术发源地,外地人多把自卢店镇至少林寺沿途二十多公里一家挨一家的少林武校看做登封作为武术之乡的见证。但近日记者在登封乡村深入采访后的感受却是:真正能体现武术之乡深厚浓郁的尚武精神和习武风气的是这些活跃在登封民间的传统武社。

## 演绎了上千年的传奇

登封民间武社的形成,与登封民间千余年来形成的浓厚的习武风气渊源深厚。上千年来,“少林寺里看打拳”,一直是登封各村农民农闲时节的一大乐趣,向武僧学点武艺也是生活常态。加之少林寺在历史上频遭劫难,每逢此时,就有身怀绝技的少林武僧隐身登封乡间避难,为报恩,武僧们更会以绝世武艺相传。这样,就使为数众多的少林绝技散佚登封民间,并在其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武林高手。这些高手,当地俗称“教师”,登封人说哪村“教师”多,就是说哪村高手多。这些高手们将武功传于本村年轻人,以便动荡年代保卫家园。和平时期的农闲时节,各村的资深老拳师便把少林功夫与舞狮、舞虎及登封独有的“猩猩怪”等表演相结合,巡回各村进行自娱自乐的武术表演,逐渐演变出武社形式。

八方村武社活动始于宋代,如今不仅留传下大小洪拳、通背拳、心意拳、醉拳等三十余套少林拳种,春秋大刀、阴手棍、三十六节龙骨鞭等四十余种少林器械,硬气功、铁砂掌、壁虎功、千斤坠、蛤蟆功等十多种少林功法,还有一个个生动传奇的豪侠故事至今被乡亲们津津乐道。清末时候,八方村村民到邻近的告成镇赶集,两

## 武社:登封民间习武风气的风向标

释德根和少林武术唐沟拳派传人张元等在八方村培养了韩同勋、韩献功等一批武林高手,巩固了八方村在登封武林的地位。如今已86岁高龄的韩同勋舞弄起在登封武林堪称一绝的单刀和九节鞭,仍沉稳而生风。而由老一代拳师教出的韩发斌、韩殿朝、韩国强三位中年拳师,2003年全部获得由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武术协会颁发的传统拳师证书,而当年全省获此殊荣的,仅11人。近些年,登封民间的一部分武林高手“现身江湖”,办起了武校,另一部分仍隐迹乡野,如八方村这部分高手。这些高手中,不少人秉承师傅传授绝技的训示,只将大洪拳、小洪拳广泛传授村里的年轻人强身健体,而罗汉拳、通背拳、形意拳等则只传嫡亲或一脉弟子,只有正月是个例外,经不住年轻人舞枪弄棒的激情感染和他们的乞求与恭维,不由得拿出绝技卖老,他们的部分绝技,恐怕连少林寺也已失传,如韩同勋习练的

少林绝世功法“心意把”,在整个少林派,也只被几个顶尖的大家掌握要领。所以,登封武社极具挖掘、保护价值。与电视上和各武校的对外表演不同,武社所表演的都是传统少林武术,更多地保留了其原来风貌,这也正是登封武社的可贵之处和看头所在。

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因为有武社的存在,八方村传统少林武术才得以不断传承。因为要撑起武社这个载体和舞台,动辄需要几十上百拳师出社才能满足武社的阵势铺排,而一个普通村落,只有老中青少四代拳师传承不绝,才能凑齐这么雄壮的队伍。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由于人们重视经济发展,渐渐忽略了武社,登封武社的规模和人数大为减少,直接影响了许多少林绝技的传承。先是一些老拳师恪守“传男不传女,不传无德之人,不传无根基之人”原则,不把武功轻易传

人。后来,年轻人都把精力放到打工挣钱上,老拳师想把功夫传给后人也没人愿学了。在登封市武术名村中,大金店镇雷村、东金店乡骆驼崖村、唐庄乡磨沟村等的武社活动消沉后,至今也凑不齐足以撑起武社场面的人马来,让一些老拳师有心无力,空自嗟叹。而八方村,由于一直没有放弃习武的传统,如今少四代拳师传承关系绵延不绝,老中青少,除健在的老年拳师外,长年习武的中年拳师有二十余人,青年拳师五十余人,其中,优秀的有获得省级武术冠军的,有在北京体育学院深造的,坚持习武的中小学生更多达上百。八方村的情况可以说明,习武风气与武社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习武的村民多了,才能组织起武社,武社延续,就能激发起更多年轻人的习武积极性;习武的村民少了,就难以组织起武社,武社停止延续,年轻人的习武积极性只会愈渐低落。

## 武社的衰与兴折射出了登封武术的未来

前些年,登封各乡镇党委、政府积极利用集市、古庙会组织民间文艺汇演,奖励其中优秀社团,对武社起到了有效的引导作用。每年正月初五至廿二期间,各村逐渐复兴起的二十支武社便登封各乡镇,争相展示各村拿手武功,一争高下。一股新的习武风潮在登封兴起,也使更多散佚登封民间的少林绝技重见天日。然而,也许是感觉民间文艺活动不够档次,显示不出当地的发展成就,不少乡镇开始用请省、郑州市戏剧团在乡镇政府所在地演出的方式取代组织民间文艺汇演,不过,群众却不是很有热情,看大戏的多是乡镇政府所在地村的群众,在电视、DVD甚至电脑都在农村逐渐普及的今天,谁还会大老远跑外村看场戏,但看民间文艺汇演不仅

是看表演,更主要是给自己村的武社,特别是给自己村的武林高手们呐喊助威。他们能给本村争个名次,全村人就会都会感觉在全乡镇群众面前脸上有光。所以,民间文艺汇演是全乡镇群众的狂欢节。民间文艺汇演时,几万各村群众会把乡镇政府门前那条几里长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哪村的拳师会不卖力表演?哪村此后会不重新掀起习武热潮?

听说媒体要报道八方村的武社活动,全村的拳师们个个振奋精神,要专门为我们表演一场。老拳师和他们的上百号弟子立即举起手中的刀枪棍棒围成一个圆场,再由一个身穿兽皮打扮成大猩猩模样,俗称“猩猩怪”的身手敏捷的弟子吓退围观里乱挤的调皮顽童。随行采访的登封市文联副主席常松木如此评论八方拳师们的表演:“八方村传统拳术属小架拳,人称小出手,具有传统少林武术拳打一条线、曲而不曲直而不直、真真假假虚实虚实,出拳重而有较大的杀伤力等特征。”最后,拳师们还为我们表演了拿手绝活。在高三尺有余的方桌上,分别放上四口铡刀围成的一个方框、一支四尺见方的芦苇卷成的圆筒、一个燃起三支高香的铁制香炉,一名扮作“猩猩怪”的拳师纵身依次从方桌上窜过,身不擦刀框、席筒,衣不沾香火半点。

专场武社表演之后,八方村委的高村长显得异常兴奋:“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媒体的关心,要把八方武社连年开展下去,现在登封市正在积极申报中国武术文化圣地,八方村传统武术一定会以自己源远流长的习武风俗而作出应有的贡献。”但老拳师韩殿朝在回到他那个摆满刀枪剑戟的简朴小院时,似乎没有村长的乐观。他说,光有几个村的自身努力和他们的村委的微薄支持,流传数百年、名震一方的武社迟早也会衰落下去,前几年,我们比较保守,没有像别村的老拳师们开办武校,没有跟上时代,现在,终于想开了,元宵节后,我们几个上年纪的老拳师将应一家武校校长邀请,到该武校当教练,一方面学习现代的教学经验,一方面再访几位名师,对功夫做一番再提高、同时,也对八方村的武术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和检验,之后,准备回家乡创办一所武术学校,招收本村及附近村庄农民子弟,让老拳师们为他们分班授课,以使八方传统武术后继有人,发扬光大。